

左拉 毕修勺

中文首版作品

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土地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La Terre

根据巴黎查邦济埃书店 1929 年版
《左拉作品集》译出

土 地

[法]左拉著 毕修勺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2 插页 379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9—1008—4

I·917 定价 11.80 元

013322763

内 容 提 要

《土地》是左拉二十部系列长篇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一部杰出代表作。小说主要描写了法国包斯平原上一个小乡村农民家庭的不幸和两代人的悲剧命运。富安老爹将自己全部的九公顷半土地分给三个子女后，变得一无所有，从此受尽冷遇和虐待，最后终于被自己的儿子蒲多谋杀。他的侄女佛兰梭史也饱受其姐姐莉慈和姐夫蒲多的欺侮和凌辱，并在与莉慈的打斗中受伤死去。作者对资产阶级金钱物欲腐蚀下的人们的丑恶灵魂和人性裂变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时，又流露了农民对土地所怀有的宗教般的狂热虔诚的矛盾心情。小说还对法国十九世纪末期农村中各层人物的思想和生活作了详尽的披露，对美丽的平原乡村风景作了热情的讴歌和赞颂。全书叙述清晰，描绘细腻，情感深沉真挚，自然主义色彩颇为突出，不愧为大家手笔，很值得一读。

出版前言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作家兼斗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倡“实证小说”,以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精神,早期作品轻巧灵动,盛年则又与自然主义方法所决定的细密严实形成独特的结合,象征性意象加之自己擅长的似不经意的客观描写,以及现代派“生活流”的情节淡化、叙述散文文化的特色,给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勃勃朝气,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他一生著作等身,喻“百眼百手”,“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晚年的《三城市》、《四福音书》,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

毕修勺先生(1902—1992)出生之年,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但就其影响的弘扩,左拉倒有点儿“归去来”的意味。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灵气不甘泯散,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他没有失望,寻觅到死与生的同年,而这个“同年”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终生不悔。若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直情径行,乐道忘忧,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夺目光彩。

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是一本亚勒克西的

D1024/33

《左拉传》和左拉的《土地》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所折服，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并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献给祖国人民。1928年，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再度来到法国。其间，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人与地》二十八卷，凡二百多万字，凭吊了左拉故居，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体察左拉使用俚语、土语的语言环境，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左拉短篇小说集》之后，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使之更臻准确、老辣和圆熟。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换来的独是清贫。他的盛年时代，曾为左拉辞却了“上海市市长顾问”的高位，后来又婉拒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赴台湾的恳邀，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日译三千字，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的宏大计划。可是政治上的莫须有褫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这漫长的遗憾，好在终于完结。他的《萌芽》、《崩溃》、《劳动》等等，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世称“毕译左拉”，已经誉满中外。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仍以左拉的“我只有—种信仰，—种力量，这就是工作”作为座右铭，只讲耕耘，不问收获，以其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直至故去。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左拉这位被称为“人类的良心”、“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的文化巨人，在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艰辛工程，然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

出版者

1993. 7. 16

第一部

那天上午，约翰腹部围了一块蓝布的播种袋，左手拉住张开的袋口，每隔三步，做一个手势，很快撒出右手拿起的一把小麦。他的大皮鞋，在他身体的合拍摇摆里，踏入并带走胶粘的泥土；从每次投掷的金黄散播中，人们总看见他的旧军服的两条红袖章闪闪发光。只有他一个人，样子很高大，在前面行走；背后，为了掩埋所撒下的颗粒，两匹马拖拉着一部三角钉耙，慢慢滚动着；一个马夫在马耳上连续有声地抽响长鞭子，催促它们前进。

在名叫高挪伊的地点，几乎只有五十公亩的一小块土地是那么不重要，波特利的田庄主人胡德根先生不愿意派遣忙于别处的播种机到这里来工作。约翰由南向北行走，他面前两公里以外，恰是田庄的房屋。到了田亩尽端，他抬起眼睛，漫不经心地看一下，并让自己休息一分钟。

这是许多低的墙垣，旧青石瓦的褐色斑点遗失在包斯的“门槛”上，包斯的平原，则直向沙德尔展布着。在十月梢，布满阴云的广大天边下，四十余公里的旷野，陈露着黄而坚实的赤裸裸的泥土，大方块的耕地及苜蓿和三叶莲的绿面，互相交错，没有一堵小山，没有一棵树，一望无垠，互相混和，圆而清晰，低向地平线后面，简直象广大的海面。西边，只有一个小树林，形

成焦黄的一带，挡住天边。中间，一条自砂多屯至奥尔良的大路，象石灰粉那么白，笔直伸展十七余公里，排列着电报柱的几何线“峡道”。除了三四座木造的风磨，在它们的垛架上，竖立着不动的翅膀，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若干村落好象石块“小岛”，一个钟楼，由远处的地折里浮现出来，而不让人们在这小麦土地的徐缓波纹里看见隐藏着的教堂。

但是，约翰转过来，他重新摆动他的身体，由北向南走去，左手拉住播种袋，右手拿种子，连续撒掷出去。现在他的面前很近之处，有沟渠般的哀格尔小溪谷截断平原，越过这里，无限大的包斯又再开始，一直舒展到奥尔良。人们只由大白杨树的行列，猜到草场和绿荫，大白杨树变黄的顶巅，超过凹隙，同边岸相平，简直和短的荆棘没有分别。建立在地折斜坡上的罗涅小村，只有教堂脚下的少数屋顶显现在视线里，那上头的教堂则耸然竖立着它的只由老乌鸦家族居住的灰色石块钟楼。东边，八九公里以外，大镇克罗地亚所在的罗尔河谷彼面，则侧斜排列着柏尔舒的遥远山冈，它们在青灰日色下，显出是淡紫的。那里，柏尔舒和包斯中间，今天已变成砂多屯区的古代杜诺亚境内，就是这包斯的边缘：土地比较不肥沃的地方，人们称它为贫瘠包斯。约翰再到田亩尽端又停下来，向下面哀格尔小溪边岸投射一瞥，这小溪很活跃，很明亮，穿过乱草中间，克罗地亚大路沿着它前进。那一星期六，有许多农民赶集的二轮篷车在奔跑。接着，他又向后再走上去。

他时常迈开同样步伐，做着同样手势，向北走，又向南转回来，给包围在活的麦粒灰尘中；后面的钉耙则在马鞭的呼呼响声下，以仿佛经过考虑的同样柔和动作，掩埋撒下的种子。连绵的雨延缓了秋季的播种；八月，人们还施过肥，耕地很早已准备好，犁得很深，扫除了污秽的杂草，经过三年轮种的三叶莲和荞麦之后，已再能好好种植小麦。所以，因下过这些大雨，不久将

要冰冻的恐惧和威胁，更催促农民们赶急工作。气候已突然变冷，这是煤烟色的天气，没有一点风，均匀而阴郁的亮光散布在不动的土地“海洋”上。各方面都在播种：左边，三百公尺以外，有一个撒播种子的农夫；右边，更远之处，又有另一个同样劳动者；别的许许多多的人，则深入对面平坦田亩逐渐模糊的远景里。这是些黑色的小侧影，斑斑点点，越远越小，逐渐消失在十余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全体都做播种的同样手势和撒掷，仿佛这是他们周围的生命在跳动；直到被淹没的远处、分散的播种者已不再被看见的模糊地平线，整个平原都似乎感到这生命的震颤。

约翰最后一次走下时，忽而瞥见一只白而赭黄的大母牛，由一个几乎还是孩子的少女牵着从罗涅那边走来。这乡下小姑娘和畜生循着高原边缘的溪谷小径走着。他刚播完，转过身，再走上来时，一阵奔跑的声音爆发在被扼住的叫喊中间，又使他抬起头来。这是发狂的母牛，在一片苜蓿田里奔跑，后面跟着竭力想拉住它的少女。他恐怕发生什么不幸，立刻喊道：

“那末，放开它吧！”

可是她并不这样做，她喘着气，发出愤怒和恐怖的声音，咒骂着她的母牛。

“歌利萱！你停住吗，歌利萱！……啊！混帐的蠢家伙！”

直到那时，借她的两条小腿竭力奔跑和跳跃，她还能跟随它。可是她碰到障碍，第一次跌倒了，她再站起来，又在较远之处，重新跌倒；从此，畜生更发狂，她被拖着奔跑。现在她已高声呼号。她的身体在苜蓿里留下一条线痕。

“他妈的！那末，放开它吧！”约翰继续喊道。“那末，放开它吧！”

由于恐怖，他机械地喊出这个；因为他自己也奔跑，心里终于明白了：牛绳一定结在她的手腕周围，每一新的努力，即抽得更紧。幸而他转过一片耕地，借那么快的奔跑，赶到母牛前面，后

者惊呆了，截然停了下来。他解开牛绳，让少女坐在草上。

“你没有受伤吧？”

她甚至没有昏乱。她站起来，探摸自己的身体，平静地撩起裙子，直达她的大腿根，看看她的灼热膝盖，她还那么喘气，不能说话。

“您看，就是这里，抽得我很痛……可是我还能摇动，一点也没什么……哦！我多么害怕！路上，我简直急昏了！”

她审察她的被抽拉的手腕印上一圈红的，就用唾沫浸湿它，并让她的嘴唇胶贴在上头，她已减轻疼痛，恢复平静的气息；她发出大声的叹息，加上说：

“歌利萱，它并不凶狠；不过，从早晨起，它使我们着急，因为它已堕入春情的发作……我领它到波特利的公牛那里去。”

“到波特利去，”约翰重复说。“这来得正好，我正要回去，我陪你走。”

他继续用“你”称呼她，她已十四岁了，还是那么娇小，他仍然看她是女孩子。她抬起下颌，以严肃的态度注视这面孔丰满和端正、头上栗色发剪得很低的高大年轻人，他的二十九岁，已使她在她的心目中成为一个老头子。

“哦！我认得您，您是伍长，留在胡德根先生家里做农工的木匠。”

听到农民们给与他的这个绰名，年轻人不免露出微笑；他也注视她，看她差不多已是成人的女子，觉得很惊异，她的坚实小胸口已耸起，浓密的黑发，长的面孔，厚的嘴唇，她的脸色很象将成熟的果子那么新鲜和粉红。她穿一条灰色的裙子和一件黑毛织的短上衣，戴一顶圆的便帽，她的皮肤因经过太阳炙晒，是很棕褐的。

“然而你是慕宣老爹的小女儿！”他喊道。“我刚才没有认出你……你的姊姊是蒲多的好朋友，不是吗？上一春季，他和我在波

特利一起工作呢！”

她只简单地答道：

“是的，我，我是佛兰梭史……我姊姊莉慈和我的堂哥蒲多相好，此刻她已怀孕六个月……他已溜跑到奥善尔那边，砂迈特田庄里去工作了。”

“的确如此，”约翰结束说。“我曾看见他们一起游玩。”

他们默然面对面逗留了一会儿。他想到一天下午在一个小麦堆后面蓦然撞见两个爱人，不免微笑；她仍然继续吮湿她的受伤手腕，仿佛她嘴唇的唾沫能平息剧痛。平静下来的母牛，则在邻近的田亩里啮嚼一簇簇苜蓿。马夫和三角钉耙转过一弯，到了大路上，已经离开。人们听见两只乌鸦的鸣叫，它们连续飞翔，在钟楼周围盘旋。死寂的空气里传来三下午祷钟声。

“怎么！已经中午了！”约翰喊道。“我们快走吧！”

随后瞥见歌利萱在田亩里，他说：“哎，你的母牛造成损害了。如果人们看见它的话……等着，混帐家伙，我去给你享受！”

“不！请您让它去吧，”佛兰梭史阻止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田亩。这混帐家伙，是在我们自己的田亩上，拖倒了我……整个边岸，直到罗涅，都是我们这一家的。从这儿一直到那里都属于我们的；旁边是我的伯父富安的；再过去是我的姑母‘老大’的。”

她做手势指点各块土地，将母牛领到小径上。待重新拉住母牛的绳子后，她才想到感谢年轻人的帮忙。

“这不能阻止我应该向您道谢！您知道，我很感激，我以我的整个心向您道谢！”

他们开始行走，没有深入耕地中间以前，他们循着溪谷边缘的小径前进。午祷的最后钟声已接连敲过，仍然只有乌鸦在呱呱鸣叫。在拖拉绳子的母牛后面，他们彼此都不再谈话，重新落入农民们并肩行走十数公里而不交换一句话的沉默。他们向右边的一部播种机投射一瞥，播种机的两匹马在他们身边旋转；驾御的

车夫对它们喊了一声“日安”，他们也用同样严肃的声调回答一声“日安”。下面，他们的左边，沿克罗地亚大路，许多篷车继续溜跑，市集只到下午一点钟才开始。篷车在两轮上粗暴的摇动，绝象跳跃的昆虫，到了远处，缩得那么小，人们只能辨出女人便帽的唯一白点。

“看，那边是我的伯父富安和我的伯母萝斯，他们到公证师家里去。”佛兰梭史说，眼睛注视一辆如核桃壳那么大、仅在两公里以外奔跑的车子。

她赋有海上水手般的目光，这平原居民们由观看细小事物练成的远视力，能从侧影的移动小斑点上认出一个人或一只牲口。

“啊！是的，有人对我讲起过，”约翰说道。“那末，这已决定了吗？老头子已愿意拿他的财产分给他的女儿和两个儿子吗？”

“已决定了。今天，他们大家都到巴伊亚舒先生家里去相见。”她仍注视着跑去的两轮篷车。

“我们这些人，我们才不管那一套，这不会使我们变得更肥或更瘦……不过，这有蒲多在里面。我的姊姊以为他若分得他的一份田产时，他或者会娶她。”

约翰笑起来。

“这混帐的蒲多，我们是朋友……啊！向少女们撒谎，这不会使他耗费什么！他仍然需要少女们，如果她们不愿乖乖地委身给他的话，他将用拳打脚踢去占有她们！”

“啊！是的，这的确是一只猪猡！”佛兰梭史摆出确信的样子宣称。“他不应该对一个堂妹干这猪猡样的齷齪勾当，让她肚皮大大的，笔直站在那里！”

但是，她突然愤怒起来：

“等着，歌利荳！我去使你‘跳舞’^①！……看，它又开始了，

① 意即揍它一顿。——译者。

这畜生！当这抓住它，侵入它的肚皮时，它简直要发狂！”

她粗暴地拉动一下，领回母牛。在这地方，小径已离开高原边岸。两轮篷车消失了，他们两个继续在平原上行走，面前和左右只展布着无穷尽的耕地。在耕地和休耕田的绿草中间，小径平坦地伸展出去，没有一簇荆棘，一直通到好象可以用手去触摸，其实还在灰色天边下后退的田庄。他们重新变得沉默，不再开口，仿佛为此如此阴郁和如此肥沃的包斯反映出来的严肃所侵占。

他们到达时，波特利田庄三面被牛栏、马厩、羊栏和仓房等建筑物关闭着的方形大院子里，没有半点人影。但是在厨房的门槛上，忽然出现一个身材矮小、姿态放肆而漂亮的年轻女人。

“那末，什么，约翰，今天中午你不吃饭吗？”

“我就去，杰克琳太太。”

自从高业女儿——她的父亲高业是罗涅的修路工人——十二岁就在田庄里洗涤碗碟，大家都叫她小高业姑娘，升到主要女仆的地位后，她就很专制，要别人以太太身份看待她。

“啊！是你，佛兰梭史，”她又说。“你是为公牛来的……那末，好！你等着。牧牛夫跟胡德根先生一起到克罗亚去了。不过他马上会回来，不久一定会到这里。”

约翰决定进入厨房时，她抱起他的腰部，带着玩笑的态度挑惹他。她已不满足于主人的爱情，她以贪馋的恋爱者样子向他表示相好，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别人看见。

佛兰梭史单独留下，坐在占去院子三分之一的肥料坑前面的一条石凳上，忍耐地等候着。她毫无所思，只注视一群母鸡伸嘴啄食，并在这宽阔的底层上温暖它们的双脚。由于空气的寒冷，这肥料层微微冒出淡蓝的热气。过了半点钟，待约翰吃好一块涂满黄油的面包片，重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一动也没动过。他坐到她身边，看母牛激动、接连摇尾巴和鸣叫，终于说道：

“牧牛夫还不回来，真讨厌。”

少女耸一耸肩膀，一点也不急忙。经过新的沉默，她问道：

“那么，伍长，人们称呼您的就是这简短的约翰吗？”

“不，约翰·马格尔。”

“您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吧？”

“不，我是普洛望斯的，那边一个城市普拉桑的。”

她抬起眼睛，审察他，对他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不免有点惊奇。

“十八个月以前，在索弗里诺打过仗以后，”他继续说，“我请假从意大利回来，一个伙伴领我到这里……后来，看，我从前的木匠职业对我已不大行，许多故事就要我留在田庄里。”

“啊！”她只这样简单地，她的墨黑大眼睛并不离开他。

然而这时，歌利萱拖长它要满足情欲的失望鸣叫；一阵粗哑的气息，由关着门的牛栏里传来。

“喏！”约翰喊道，“恺撒这家伙，它已听到了！……听，它在那里面谈话……哦！它认识它的事情，人们若牵一头母牛到院子里，它总感觉到，总知道人们要它做什么……”

他的话中断了，可是立即加上说：

“那末，听我说，牧牛夫一定和胡德根先生一起留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去给你领来公牛。我们两个，我们将会干好这个。”

“是的，这是一个主意。”佛兰梭史说。她马上站起来。

他打开牛栏的门时，还问道：

“那么，你的畜生呢，应该吊住它吗？”

“吊住它，不！不！不必费心！……它是早已准备好的，它甚至不会动一动。”

门打开，从中央过道两边的两个行列，可以瞥见田庄的三十只母牛，有些躺在蒿草上，另有些咬啐它们食槽里的甜秣。散满白斑的一只黑荷兰种公牛从它所在的角落里伸出它的头，等着它的工作。

恺撒一被解下就慢慢出来。但是，它立即停住，仿佛为空气和强烈日色所惊吓，它一动不动，留了一分钟，脚腿站得笔挺的，尾巴作神经质的摆动，头颈胀大，嘴鼻伸出并嗅探。歌利萱并不动，只向它转过它的固定大眼睛，鸣叫的声音因而降低。于是它向前走来，靠到歌利萱身边。它的头，借短而粗暴的压力，放到母牛的臀部上；它的舌头垂下，它拨开母牛的尾巴，它一直吮舐到腿根；歌利萱让它这样做，仍然一动也不动，只有它的皮肤被一阵震颤皱缩。约翰和佛兰梭史摇摆着两手，严肃地等候着。

恺撒准备好以后，突然一跃，带着震撼土地的有力重量，跨到歌利萱身上。歌利萱并不弯下，恺撒运用自己的两腿抓紧它的腰部。但是，母牛一只大身材的哥当丁种对这较不壮大的公牛竟显得那么高、那么宽，它终于达不到所要找的目的。它感到这个，徒然想再爬上去。

“它太小。”佛兰梭史说。

“是的，的确太小一点。”约翰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它还是能进去。”

她摇头。继续摸索的恺撒已没有力量，于是她就决定了怎么办。

“不，应该帮助它……如果它不好好进去，这将损失掉，歌利萱将不会受孕。”

她摆出镇定的和小心的态度，仿佛要做一件认真的工作，立即走向前去。她要去尽的任务加浓她眼睛的黑色，使她的不动面孔上的红嘴唇一半张开。她必须做大的手势举起她的胳膊，她满手握住公牛的阳物，她使这阳物重新挺直。公牛觉得自己已接近边岸，则集中它的力量，借腰部撞动一下，它的阳物就一直伸到底。随后，它再拔出来。这已做过，这是小锄埋下种子的一击。母牛很结实，带着已受播种土地的无感觉的肥沃性，没有任何动作，接受这雄性的生育注射。它甚至没有在摇动中发生颤栗。公牛已

再下来，重新震撼脚下的土地。

佛兰梭史抽回她的手，胳膊举向空际站着。她终于放下胳膊说：

“好，这已成功了。”

“而且一下就到底！”约翰摆出确信的态度回答。这态度里混有一个熟练工人很快做好工作的满意。

他并没有想到开她玩笑，没有象田庄的男子们平常对这样领来母牛的少女们所表现的，说一句显示快活的猥亵话语。这女孩子仿佛觉得这是那么简单和那么必要，就规规矩矩的立场说，实在没有什么可笑的。因为这就是自然。

但是一会儿以后，杰克琳重新站在厨房门口，发出她喉头所常有的鸬鹚叫般的声音，快活地喊到：

“哎，到处用手！那末，母牛的爱人，它那尽端没有眼睛吗？！”

约翰爆发大笑，佛兰梭史的脸色突然变得绯红。她很难为情，为了遮盖她的局促，趁恺撒自动回到牛栏去，歌利萱啃食肥料坑里茁长着的一簇荞麦的机会，她搜索她的衣袋，终于取出她的手帕，解开紧紧包好四十铜子交尾费的折结。

“喏，应该付给您的钱！”她说。“好，祝您晚安！”

她和她的母牛动身走开，再去拿回播种袋的约翰跟随她，临行时向杰克琳说，依照胡德根先生对当天工作所发下的命令，他到波多田亩上去。

“好！”她回答。“锄耙机也应该到那里去。”

随后，看年轻人赶上乡下小姑娘，他们两个先后在小径上离远时，她还用轻薄女人的热烈声音向他们喊道：

“没有危险吧？如果你们一起迷了路的话，小家伙一定是认识的！”

在他们背后，田庄院子里重新空无一人。这次，不论他或她都没有发笑。他们慢慢行走，只有他们的鞋子碰到石块的唯一一声

响。他只看见她的孩子般的后颈，圆帽下髻缩着几绺小黑发。走过五十步以后，佛兰梭史终于说道：

“她讥笑别人和男子相好的种种话，的确是错误的，我很可以回答她……”

接着，转向年轻人，她摆出顽皮的态度凝视他：

“这是实在的，不是吗？她让自己和胡德根先生相好，仿佛她已做了他的老婆……您，您或者很知道一些事吧？”

他感到羞惭和不安，露出傻瓜般的面容。

“这哪里知道！她做她所喜欢的，这只和她自己有关的事。”

佛兰梭史转过来，开始行走。

“这，这是实在的……我开玩笑，因为您几乎可以做我的父亲，问起这个，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是，您看，自从蒲多给我的姊姊干了猪猡的勾当以后，我曾正式发誓：我宁可割断我的四肢，而不高兴有一个爱人。”

约翰摇头，他们不再谈话。波多小田亩在小径尽端，距罗涅的一半路程上。走到时，男的停下来。三角钉耙等着他，一袋种子被卸在一条犁畦上。他一面盛满他的播种袋一面说道：

“那末，再见！”

“再见！”佛兰梭史回答，“还要向您说一声谢谢！”

但是他被不放心的情绪侵袭着，他再站起来喊道：

“那末，听我说，如果歌利萱再狂奔的话……你愿意我陪你一直走到你家里吗？”

她已离远，她再转过来，让她的平静和宏壮的声音，穿过乡野的静寂说：

“不！不！可以不必，再没有什么危险了，她的‘袋子’已填满了！”

约翰拿播种袋系到他的腹部上，开始做连续的手势，撒掷颗粒。他走下耕地，抬起眼睛，注视佛兰梭史，看她穿过犁好的田

亩中间，跟在摇摆大身体的懒洋洋的母牛背后，慢慢缩小下去。他一向后行走，则停止看见她；可是再转过来，他又发觉她缩得更小，她的纤长身材和白圆帽，看来是那么细小，简直和一朵蒲公英的花没有分别。这样看过三次，她都低减下去。随后，他又寻找她，她一定已转过去，已在教堂前面了。

两点钟已蔽过，天边始终是灰暗的、冰冷的；一层细灰样的密云似乎要在很长的几个月中遮蔽太阳，给它一直遮蔽到下一春季。在这阴暗里，一个较明亮的斑痕，映白奥尔良方面的云层，仿佛太阳向这边照亮某一部分的十多公里。就是在这苍白的弯隙里，罗涅的钟楼显现出来，村庄本身则降下，隐没在哀格尔小溪谷的不可见的地折里。但是向北面，沙德尔那边看去，平坦的地平线在广大和一律土色的天边和包斯的无限舒展中间，仍然保持着截断墨水画般的显明黑线。吃过午餐以后，播种者的数目似乎更多了。现在每一小块的耕地上都有它的人，他们随时增加，到处充斥，仿佛是勤劳的黑蚂蚁纷纷忙于他们细小身材所不能胜任的过分巨大的工作；其实，即使从最远者身上，也可以辨出时常相同的固执手势；这是细小昆虫和无限大土地之间的斗争，这是终于战胜无边幅员和创造生命的顽强动作。

直到夜幕降下，约翰继续播种；波多田亩之后，是黎哥尔和四路的耕地。他或来或往，跨开长的有节奏的步伐，在犁畦上行走；他的播种袋里的小麦已撒完，他背后的种子已使土地生殖。

二

克罗地亚公证师巴伊亚舒的房子座落在通往砂多屯的格卢哀斯路左面：这是一幢单层的小白屋，照亮这宽阔石路的唯一街灯绳子就吊在它的转角上。这条路除了星期六有乡下人赶集的浪潮之外，整个星期都是荒凉的。从远处可以看见公证师的两个盾形纹